

成果報告書

歐洲巡演暨國際交流計畫 申請人：李世揚

歐洲巡演暨國際交流計畫，共演出了 16 場，造訪了德、法、英、荷、奧五國，而捷克及瑞士則算是過境。所演出的場地，包含大型的國際音樂節、爵士或即興相關音樂類型的重要演出場所、學校演奏廳、改建的教堂及小酒館等。藝遊者不僅身為演出樂手，同時也作為聆聽者，此行認識了上百名樂手，更能深刻經歷國外即興音樂圈的處境，透過多方角度的觀察，能夠較客觀的理解，並且比較台灣相對於歐洲所面臨的問題。

奧地利

7 月 15 日於 "Porgy & Bess" 奧國維也納最富國際知名度的爵士酒吧演出，這裡有兩個演出場地，地下二樓較大，氣氛熱鬧，四周有販賣飲品，而地下一樓的廳 "Streng Kammer" 小了許多，通常以實驗音樂為主，雖僅能容納約 60 人，但設備良好，"streng" 意指嚴格，該場地整體氛圍讓聽眾更能精神集中，專注於聆聽。演出前，申請者在臉書上部分社團如：「台灣人在奧地利」、「台灣人在維也納」宣傳，沒想到卻奏效，對於某些聽眾是首次接觸到即興音樂，反應不錯，表示感到喜歡。而當晚合作的對象，還包含了今年 9 月受兩廳院之邀來台 Amos Trio 的大提琴手 Michael Moser。緊接著 7 月 18 日到了 Nickelsdorf，這個距離維也納約一小時車程的寧靜小鎮，竟然有個歷史悠久的即興音樂節 "Konfrontationen"，意指對立、衝突，今年已是第 34 屆，一連四天共二十場演出，網羅世界級的好手，而演出場所竟然就在一間餐廳的中庭，由於樂手和聽眾沒太大距離感，很容易就打成一片，這間餐廳算是音樂節創辦人的家族事業，該音樂節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愛樂者來朝聖，甚至還規劃了空間，讓外地來的人能攜帶睡袋搭棚，露營過夜，很顯然地，一年之中最熱鬧的時刻就在此時。

捷克、德國

7 月 22 在前往柏林時，過境捷克，藉此逛了布拉格幾個小時，這個城市雖然充滿了觀光客，但對於古老的建築和文化歷史，還是有妥善的處理。到了柏林後，受到台灣旅德大提琴家林惠君的熱情招待，她為我安排了相當密集的行程，幾乎是每天和樂手玩樂，晚上演出或是觀摩演出。7 月底柏林連續四晚的演出，在 Café Ustad 及 Sowieso，前者是咖啡廳和雜貨店的綜合體，相當特別，你大可以想成是去小七買東西，但裡頭有人在演奏，而後者每晚都有即興音樂演出，不算大場地，卻是音樂家活動的重要聚點。在柏林停留近十天，最驚喜和特別的一件事，我想莫過於某個下午與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的相遇。柏林的開放，新事物發展迅速，對於即興音樂推廣的演出，也是相當密集，有太多優秀的樂手選擇留在這裡，抑或經常往返，即便並未能憑著藝術有更優渥的收入，卻是透過藝術

來交流的美好城市。9/9 在科隆的 LOFT 及 9/12 在杜伊斯堡的 Lokal Harmonie，分別是我在德國的最後兩場演出。LOFT 已有超過 25 年的歷史，該場地有兩架平台鋼琴，是當地推動現代音樂與即興音樂的重要場所，許多即興音樂的錄音或是現場演出發行，都出自於此。Lokal Harmonie 在一棟老舊的建築，杜伊斯堡是德國最貧窮的幾個城市之一，這場演出意外地獲得該城市及部分機構的贊助，還特別印製了精美的海報及 DM 宣傳，當晚的聽眾特別熱情，簡直把玩耍前衛音樂的我當成是崇高敬畏的人，心裡也滿是感激。

法國、瑞士

7 月到 9 月算是歐洲的假期，許多人都離開大城市去鄉村度假了，巴黎算是明顯的，也因此我的 8 月算過得清閒。每個月的第一個週日，大部分的博物館都是免費參觀，我也藉此逛了好幾個，此外，在歐洲我特愛逛墓園，一方面容易消磨時間，再來也可以節約預算。這裡可沒有在收入場費的，對吧！墓園儼然成了某種另類觀光產業，大大小小的園裡，暗藏名家偉人琳琅滿目的墓碑，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等。遊歷其中，彷彿尋寶，有了目標，亦能像個孩子般遊戲，突破重重關卡，偶然也有意料之外的驚奇。不過，建議還是先買個地圖指引，找起來會比較順暢。巴黎算是我接下來旅途的重要據點，英、荷、德的多次來回奔波，也因為有好朋友住在這，才能讓我打擾的比較久。8/26 至 8/31 我受邀至法國東部第 30 屆米魯斯「氣象音樂節」閉幕演出，為該節首位受邀演出的台灣人，本屆音樂節僅有三位亞洲樂手，除了我以外，另兩位分別是來自中國的古箏與人聲名家徐鳳霞，已常年定居於德國，還有來自日本頗富盛名的灰野敬二。「氣象音樂節」的重點活動，一連五天，超過三十場演出，上百位音樂家，可謂法國推廣實驗與即興音樂最重要的音樂節，今年在新上任的總監 Fabien Simon 率領下，他試圖融入不同的音樂元素，期盼帶進新的聽眾群。該音樂節除了設有音樂工作坊，甚至有規劃給孩童聽的即興音樂會，參與工作坊的人來自不同背景，年齡層從 15 到 60 歲都有，有職業的音樂家，也有非職業的音樂愛好者，令人訝異的是來參與的學員，程度都相當好，對於即興音樂都有一定的認識，有概念有基礎。即興音樂不是給人難懂或噪音的刻板印象。有位朋友說的好：「音樂家就是和聲音工作的人，既然是聲音，為何還要分有無調性、旋律、節奏，噪音也很美好。」既然噪音充斥在我們的生活中，隨處可聞，為何我們要排斥。我的演出在閉幕日，緊接在管弦樂團之後，當晚發生了小插曲，我的錄音消失了，音樂家獨自旅行，實在很不方便，像是沒人為你拍照，沒人替你記錄，一切都得自己來，演出前一刻，還無法專心，得要自己跑去按下錄音的鍵。這天不但錄音消失了，也沒有像樣的照片，因為音樂節的攝影志工，有事無法前來，所以我沒有任何照片，這真的是相當的扯！當晚我感到非常失落，即興音樂沒有了錄音，一切都只存在於當下，即便有了錄音，也是不一樣的，無法複製的。這稍縱即逝，是多麼令人感傷，演出當時，我甚至因為太專注，而並未意識到外頭不時有擾人的喊叫聲。而這種種事件，又再次讓我思索，為何要選擇即興演奏。音樂節結束的隔天 9/1，我搭

車前往瑞士蘇黎世，在旅途上遇到一對俄國夫婦，在閒聊之下，沒想當先生竟然持有我演出的錄音。讓人不禁感到，人生真奇妙。在蘇黎世，我拜訪了這裡重要的即興音樂聚點，WIM（Werkstatt für improvisierte Musik）今年邁向第 35 年，平均一週三次活動，已經是當地樂手聚會以及與國外樂手交流的重要場所。回到法國，9 月我還跑了波爾多、圖爾、巴黎三場演出，與當地樂手交流，相當豐富。

荷蘭

8 月的荷蘭行我拜訪了重量級的作曲家暨鋼琴家 Guus Janssen，出身於古典音樂背景，即興演奏有著獨特的個人風格，除了曾經獲得國家的創作獎，也是阿姆斯特丹最重要的爵士與即興音樂演出場所 Bimhuis 某些計畫的召集與策劃人。Bimhuis 與阿姆斯特丹音樂院都位於中央車站附近，能步行所至，在喧鬧繁忙的城市中心。Guus Janssen 聊到自己對於即興的想法，他的熱心，也促成我 9/16 的 Oorsprong Curators Series 的演出，這個系列演出從 2009 年開始，每場分成舞蹈、電聲、原音器樂即興三部分，每組經由一位召集人統籌，並且每一次都是不一樣的，規定只能從未合作過的藝術家一起同台，一年最多也只能參與一次。這個演出機會，還真是得來不易，經過了層層關卡，首先透過目前旅居於台灣的梵音歌者 Mark Van Tongeren 引薦，將我的資料轉給荷蘭重要的作曲家暨鋼琴家 Guus Janssen，而他又將訊息轉給低音提琴手 Raoul van der Weide，由他傳達給小號手 Peter Huber 作為參考。自己感到慶幸，在眾人的幫助下，獲得首次在荷蘭演出的機會。這晚突然有丹麥藝術學院的學生集體前來，一下子觀眾爆增為平常的兩三倍。Guus Janssen 非常可愛，他很喜歡我的演出，認為如果我能彈獨奏的話，應該會很好。音樂會後，他還拉著我一一引薦在場的重要人士和音樂家。我說自己記不得那麼多人的名字，他就要我去拿紙和筆來寫，還幫我標註他們演奏的樂器，笑說當起我的經紀人了，並且希望我之後能再來荷蘭。在荷蘭的那晚，我住在 Raoul van der Weide 的鐵皮屋工作室，他人非常好，有種藝術家的偏執，譬如說：「會收集吃完的空罐頭和雞蛋盒，或是連廁所都有 "no improvisation in this toilet" 的有趣標語。」隔天我們有了額外的音樂 session，管樂演奏名家 Ab Baars 也來了，真是令人開心阿！就連在餐桌上，他們也是在聊生活，談藝術。

英國

8/17 在金匠大學的 Deptford Town Hall 演出，代表處的人也來了。8/18~8/20 我參與了吉他名家 John Russell 策畫的即興音樂節 Fete Quaqua，在倫敦最重要的爵士樂與即興音樂酒吧 Vortex，三個晚上 13 名樂手，演出的最開始與結束兩段都是全部一起，中間穿插不同的小組合重奏，樂手的能力都相當的好。這算是一個特別的節，因為你會看到及聽到每個樂手很多次，從第一晚到第三晚，都是同一批人，最後一天 BBC 來現場錄音，大家更是卯足全力。9/15 我再度回到 Vortex 演出獨奏，頗受好評，演出影像已被放上 Youtube。9/20 布萊頓的演出與三把弦樂器合作，是整個藝遊計畫的最後一場演出，這晚有剛來留學幾天的台灣人，還

有同樣獲得藝遊補助的紀柏豪也來當聽眾了。在英國，聆聽即興音樂的人，普遍都上了年紀，似乎需要培養更多的年輕聽眾，這裡好的樂手不缺，但即興音樂的環境卻不是非常理想，特別是對於外來的人，只要有演出就必須辦理工作證，即便沒有收入，在某些重要的場合還是會規定你寫上收入的基本值，但其實這與事實不符。還有短期無法多次入境，都限制了藝術家往返的可能，這間接的阻礙了藝術的交流和發展。

對於個人、國內藝文工作者、相關領域的啟示

歐洲有各式大小的音樂節，官方的、私自籌辦的，即使標榜為爵士音樂節，也不會只有主流傾向的聲音。目前台灣持續籌辦，還算常態的爵士音樂節，僅有兩廳院夏日爵士、台中爵士音樂節，兩者皆偏向主流爵士，音樂屬性不免流行化、商業化，缺少了教育意義及思考性，台中爵士音樂節 2013 年即將邁入第 11 屆，去年首度邀請台灣少見的即興樂團卡到音，已經算是相當正向的轉變。純即興的音樂，不假包裝，某方面來說，則像似回歸藝術最真誠的表露。

歐洲重要的音樂節大多約一年前提出邀演，官方的演出場所也需要半年以上的時間計畫。7 月到 9 月算是歐洲的假期，許多店家和官方的組織甚至會歇業而刻意不安排活動，對於想安排巡迴演出的樂手來說，這不是個很好的時機。在歐美國家，對於即興音樂，不論質或量，都遠遠超越台灣。由於歐陸相連，在交通往返、活動籌辦、樂手交流方面等都便利許多。而歐洲大型的音樂節也有預算上的考量，通常不會支付樂手交通的開銷，即使有，也僅是少額補助，這對於亞洲，或是台灣樂手來說，都相當吃虧，因為即便受到邀請，也還是不免會顧慮起龐大旅費的問題。

即興樂手並不如表面那樣光鮮亮麗，因為音樂不屬主流，也缺乏某種直接的功能性或目的性。大部分的樂手們，或許都還得仰賴其它副業來取得收入維生。他們之所以持之以恆的去做這件事，完全是出於自覺的必要性，自發的熱情。試想，今天我不會說任何歐洲的語言，但卻可以立即透過即興音樂的高度聆聽，交流合作，那是需要某種程度的信任，還有包容及誠實，對藝術追求的美與真，那是相當美好的感覺，只能說是珍貴且無價。透過籌辦活動，能讓樂手與世界接軌，不過，申請官方的補助，總是到最後時刻才能得知結果，這讓組織者向國際樂手邀約的難度增加，在經費上，也面臨了極大的風險。

教育方面，台灣迄今，並未有任何一間大學或音樂院或學校有完備的爵士樂以及即興音樂相關的教學部門，頂多是少數某幾間學校，譬如：台北藝術大學、台南藝術大學、東海大學、實踐大學等音樂系所，有開設少數幾堂爵士樂相關的課程，交通大學音研所則是有實驗即興音樂課，但仍無法成為完整且能深入研究的專業部門，令人萬分感概。爵士樂的聽眾群雖比古典樂多，不少人也引發好奇

的心想學習，其中不乏從古典樂背景而轉向的，能涉及的管道也僅限於學校音樂社團、私人課等。

歐洲各國幾乎都已有建立起推廣實驗音樂、即興音樂長達數十年以上的固定演出場所，有些甚至獲得國家或官方單位的支持與補助，像是瑞士蘇黎世有 WIM（Werkstatt für improvisierte Musik）今年邁向第 35 年，平均一週三次，已經是當地樂手聚會以及與國外樂手交流的重要場所。而德國科隆有超過 25 年的 LOFT，則是演出現代音樂和即興音樂的重要中小型場地，不少音樂發行亦錄製於此。反觀台灣，連一個這樣的場所都沒有，一個月辦一場相關的即興音樂活動，已經不堪負荷，連尋找合適的場地，也每每有如打游擊戰，這也難怪，相關領域的資深樂手或專業人士，對於台灣還是一無所知。在歐洲，有時候我能輕易感受到，這裡的人可以生活的很簡樸，即使苦一些，但卻不能沒有藝術，藝術不是高尚或遙遠的，而可以是認識自己，親近他人的某種方式。有部分資深樂手亦投身於策劃及組織音樂節，並鼓勵新生代的樂手也能思索起步，透過音樂節短時間的聚集各國樂手，彼此交流合作，這是唯一能讓世界接軌的方式，也能打響國家的能見度。然而，台灣在申請補助方面的繁瑣程序，傾向主流與商業的發展，加上即興音樂的發展，部分可謂來自於「非學院」，再再顯示難上加難。總言之，台灣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國內外相關領域發展之對照

各國即興音樂發生(聲)的重要據點

英國倫敦 VORTEX Jazz Club 超過 25 年。

英國倫敦 CAFE OTO 創立於 2008 年，短時間內迅速竄紅，已成熱門場地。

荷蘭阿姆斯特丹 BIMHUIS 超過 30 年。

瑞士蘇黎世有 WIM（Werkstatt für improvisierte Musik）今年邁向第 35 年。

法國蒙特勒伊 INSTANTS CHAVIRÉS 創立於 1991 年。

德國科隆 LOFT Köln 創立於 1987 年。

奧地利維也納 Porgy & Bess (Jazzclub) 創立於 1993 年。

台灣 台北 SAPPHO 台北及高雄 Marsalis Bar 及其它等。

(僅有主流爵士，與即興音樂相關並非常態，無固定據點。)

與爵士樂相關的音樂節

利用該網頁可查詢世界各國的爵士音樂節 <http://jazzfests.net>

法國 超過 200 個 德國 約 130 個 英國 近 80 個

荷蘭 約 50 個 瑞士 約 30 個 奧國 12 個 台灣 約 3 個

正確執行之出國行程表

7/14 搭車

7/15 交流演出，Zone Expérimentale Taipei 《實驗台北—音樂零時差》，"Porgy & Bess"，奧地利維也納最重要的爵士演出場所。<http://www.porgy.at/>

7/15~7/22 "Celeste" Vienna Impro Scene 維也納即興音樂場景調查。

<http://nenuvi.org/>

7/18~7/21 奧地利 Nickelsdorf，Konfrontationen 看節觀摩。

<http://www.konfrontationen.at/>

7/23 搭車，經過捷克布拉格，城市漫遊。

7/24 休息

7/25 交流演出，德國柏林 Café Ustad (<http://www.cafe-ustad.de>)

7/26 交流演出，德國柏林 Café Ustad

7/27 交流演出，德國柏林 Sowieso (<http://www.sowieso-neukoelln.de/#home>)

7/28 交流演出，德國柏林 Sowieso

7/29~7/31 與當地樂手碰面玩樂。

8/1 休息

8/2~8/7 法國巴黎，城市漫遊，逛美術館博物館。

8/8 搭車前往荷蘭海牙。

8/9~8/11 城市漫遊，拜訪荷蘭當地樂手。

8/12 搭車

8/13 當地看展。

8/14~8/15 休息

8/16 搭車

8/17 交流演出，英國倫敦 Deptford Town Hall

8/18~8/20 英國倫敦，Fete Quaqua 看節觀摩。

8/21 與當地樂手碰面玩樂。

8/22~8/23 休息

8/24 搭車

8/25~8/28 參加法國米魯斯氣象音樂節音樂工作坊。<http://www.festival-meteo.fr>

8/26~8/31 觀摩該音樂節所有演出活動。

8/31 閉幕演出，法國米魯斯氣象音樂節。

http://www.festival-meteo.fr/spip.php?article1355&id_mot=1538

9/1~9/3 瑞士蘇黎世，城市漫遊。

9/2 與當地樂手碰面玩樂。<http://www.wimmusic.ch>

9/4~9/5 休息

9/6 交流演出，法國波爾多 studio théâtre 71

9/7 交流演出，法國突爾 Chapelle Sainte Anne (<http://chapellesainteanne.com>)

9/9 交流演出，德國科隆 LOFT (<http://www.loftkoeln.de>)

- 9/10 交流演出，法國巴黎 Bab Ilo (<http://babilo.lautre.net>)
- 9/11 休息
- 9/12 交流演出，德國杜伊斯堡 Lokal Harmonie (<http://www.lokal-harmonie.de>)
- 9/13 與柯隆樂手碰面玩樂，下午搭機前往倫敦。
- 9/14 休息
- 9/15 交流演出，英國倫敦 Vortex Jazz Club。(<http://www.vortexjazz.co.uk>)
- 9/16 交流演出，荷蘭阿姆斯特丹 OORSPRONG curators series (<http://oorsprong.wordpress.com>)
- 9/17 與當地樂手交流玩樂。
- 9/18 搭巴士前往倫敦。
- 9/19 與倫敦當地樂手碰面玩樂。
- 9/20 交流演出，英國布萊頓 Friends Meeting House (該計畫結束)

備註：申請人於 7/9~7/13 先隨行台灣羈舞劇場赴德國艾森參加第五屆科特尤斯大賽(Kurt Jooss Preis)，擔任現場音樂演出，最終榮獲首獎及觀眾票選獎兩項。7/14 前往維也納，7/15 展開海外藝遊專案中的第一場演出。



拜訪荷蘭作曲家暨鋼琴家 Guus Janssen



與法國即興鋼琴家 Frederic Blondy 合影



荷蘭阿姆斯特丹 BIMHUIS



與法國當地樂手音樂交流

破報越洋訪問

我的回答總是，我在那裡：Fred Van Hove 與李世揚專訪

蘇盈如 — Thu, 2013-09-05 22:52

文／林易澄

攝／陳藝堂



1968 的機關槍，2012 的世界末日

「很多人跟我說他們在唱片裡面幾乎聽不到我的鋼琴，我的回答總是，我在那裡，我的聲音跟整個音樂在一起。不管他們聽到什麼，總有一塊是鋼琴的，即使聽的人沒有注意到。」

1968 年，即興音樂剛剛誕生，在新的藝術運動中爭取一席之地。那一年，歐陸自由爵士的開山之作 *Machine Gun* 錄製發行。這是張比拚誰更大聲的唱片，那場演出裡，可以聽到整個歐洲的動盪和心悸：巴黎的街道上盡是遊行、

法蘭克福的百貨正在燒，美軍在越南屠村，不滿資本主義的治理，又質疑共產黨的路線，磚頭、汽油彈與枯葉劑，反戰與抗爭的暴力纏繞在一起，想像新的社會。

於是機關槍不只是樂評修辭，而是具體的聲響：從工廠到戰場，樂器捕捉著二戰後的社會機制與人們在其下的嚎叫。第一次聽印象最深的是 Peter Brötzmann 和 Han Bennink，但在暴烈飛揚的薩克斯風與碎裂恣意的鼓點下，仔細去聽 Fred Van Hove 的鋼琴，便會發覺耳朵的遺漏。鋼琴與尖銳的吹奏形成張力，展開內在的空間，揭出外顯情緒的裡層，儘管錄音技術所限，只在間隙穿行，卻是整個結構成立不可缺少的。

半個世紀過去，當時處於軍事戒嚴統治，長期在世界前衛音樂地圖邊緣的台灣，終於接上了這道軌跡。在據說世界末日將要來到的前一天，75 歲的 Fred Van Hove 與 30 歲的李世揚，在中山堂進行了一場雙鋼琴即興演奏。出自學院訓練的李世揚，反思亦反噬古典的限制，每每在正統派的空間感裡浮現出幽默的轉折，又在狂暴的火力中帶著微妙的嚴謹。日前發行的現場錄音《冬至》，一位從容綿密，一位火力全開，同樣帶給鋼琴新的可能，這背負著許多傳統的古老樂器，在他們的手下卻像是才剛發明不久。

今年夏天在 Fred 推薦下，兩人再次於法國 Météo 音樂節攜手壓軸演出。Fred 說，鋼琴手在樂團裡最為孤單，這是雙鋼琴特別之處：「跟其他樂器一起，你得把空間切開。獨奏，對鋼琴家來說，有了整個屬於自己的空間。而雙鋼琴又是另一個故事。薩克斯風二重奏，一把次中音，一把中音，比起雙鋼琴可以在聲音上做出更多不同的可能性；但是雙鋼琴一起卻可以彈出更多的音符。雙鋼琴並不容易，但是當它夠好，樂手都了解對方，那便會非常夢幻，就像台北那場即興。」



而靜默也能是武器

在訪問的回信中，我們跟著 Fred 走過這四十年，看到了革命與其後的路，也看到第一次到歐洲巡演的李世揚，如何思索當地音樂場景與台灣的可能。

Fred 寫道，對 1960 年代的歐陸樂手，自由即興的概念不同於古典訓練，也不再只是效仿美國來的事物，第一次，他們定義了自己的自由，「毫無疑問，自由爵士、即興音樂開始的那些日子非常激動人心。」讀著這些，甚至會以為是一封年輕樂手的來信：「我們要探究的，是怎麼在演奏中獲得更多的自由，那裡頭不再是旋律與和弦、沒有嚴格的節奏與結構，只有自由！每個樂器平等，尋找各種聯繫的可能。」

他也回憶了當時的挫折與日後的轉身，對多年後接觸到自由即興的台灣樂手與聽眾，這些並不熟悉的，卻更像是生活的一部分。「在那時，爵士樂手不接受這樣的自由，我們得戰鬥，尋求自己的空間。」Brötzmann、Bennink、Albert Mangelsdorf，這些名字不再只是遙遠的大師，也像是我們身邊的夥伴，「一些人加入了我們，不過大部份對我們冷眼旁觀。」「有時媒體會對新事物產生興趣，但隨著那個時代過去，許多樂手又回到他們熟悉的主流爵士。」

我們於是看到在革命之後漫長道路上前行的身影，看到在那之後什麼被改變了，什麼卻還等待著戰鬥。他提到回歸爵士傳統的風潮：「聽眾喜歡這個。但我覺得那是娛樂的爵士，容易，卻不訴說任何故事。」正是看到時代風暴的落下，才能理解為什麼在日後的個人作品裡，我們不再聽到 Machine Gun 那樣激烈的聲音，而是更激烈的沈靜：「Machine Gun 是必要的，那是反思越戰與美國的時候，我們設想另一種文明，想要為自由爵士開闢一塊土地，我們得推倒高牆。但是我們的音樂不會停在那裡，我們用其他的方式繼續向前走，在憤怒的能量之後，還有別的土地需要耕耘，而靜默也能是武器。」

那也就是為什麼，在 Fred 今天柔軟的觸鍵裡，還是能聽見四十多年前的煙硝。即興音樂總是屬於此地此刻，不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戰鬥從來沒有結束，每一場演出既是終曲也是新

生。「年輕的音樂家必須去找到他們自己的路，我總是告訴他們：『演奏每個音的時候，當作那是你這輩子的最後一個音符。』」



“Hello, Mr. Shih-Yang.”

七月轟舞劇場前往德國演出，拿下 Kurt Jooss 編舞大獎。之後，同行彈奏現場配樂的李世揚繼續留在奧地利、德國、法國，從維也納的 Porgy & Bess 開始，踏上一個個過去只在唱片背面看到的地點。他的腳步像是呼應著 Fred 的回憶，既有和樂界前輩的對決，也看到經過這些年，自由即興在歐洲如何沈澱下來，成為日常的呼吸。

「在國外難免會緊張有壓力，但面對完全不同的聽眾，不熟悉的人，對彼此來說反而是新鮮的。」多年來 Mulhouse 留下了各地音樂家的聲音，這次已是第 30 屆，音樂節名稱 Météo 是法文的氣象：不可預測、危險卻也帶來愉悅，正如即興音樂的多變。長達六天的節目裡，有樂手同台競演，也有給愛好者的 workshop。名單上既有久經搭檔的組合，也安排未曾合作過的樂手激盪火花。演出地點之一是個廢棄工廠，有些樂手更配合空間特質調整作品，而散佈於市區各處的舞台中，甚至有特別給小朋友聽的演出。

演出前李世揚也參加了瑞典薩克斯風手 Mats Gustafsson 主持的 workshop，學員中有 15 歲的小鼓手，也有 60 歲的，都有即興演奏基礎，讓他非常訝異：「很多人並不以音樂為職業，可能很晚才起步，但他們都很愛音樂，想從音樂中找到表達自己的方式或某種價值，像是生活的一部分。」

最後的重頭戲則是與 Fred 的重逢，「晚餐拿甜點時，一個聲音從耳後傳來：”Hello, Mr. Shih-Yang.”」因為年紀，Fred 的記憶力比去年又差了些，但還是清楚記得這個遠方的年輕人。也因為 Fred 太累，兩人 duo 的部份止於簡短的謝幕，突出的是前半各自的 solo。在後台聽的時候「覺得 Fred 已經有自己的語法和個人的語言，但是因為記憶力的關係，更意識流了，他不太想，他就是彈」，相對於此，李世揚則是以新鮮的結構和想法得到台下的掌聲。一邊是成熟的黃昏風景，另一邊才剛要啟程，就這樣，埋下的種子靜靜地長了開來，1968 那年和李世揚同樣歲數的 Fred，或許也曾想過這樣的一刻吧。

而那種子也帶來另一個巧合。在前往蘇黎世的火車上，懊惱記憶卡上錄音檔消失的李世揚正想著「就當那晚只為底下的聽眾演出吧」，卻被一對來看音樂節的俄國夫妻認了出來，相談之下，先生手上正好有自己錄的靴腿，補上了這個缺憾。那像是說，當革命沈澱成為一天一天的生活，有了豐厚的土壤，一度埋下的，即便錯過分開，也會在別的地方相遇，如同 Fred 的回答，當你發覺的時候，總是已在那裡。

8 月底在法國米魯斯氣象音樂節的演出，以下為當地記者的評論。



Les pianistes Fred Van Hove et Shih-Yang L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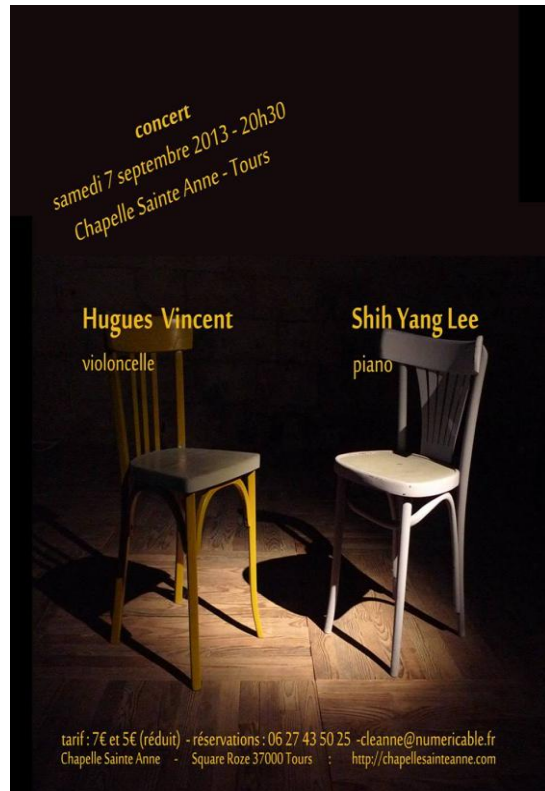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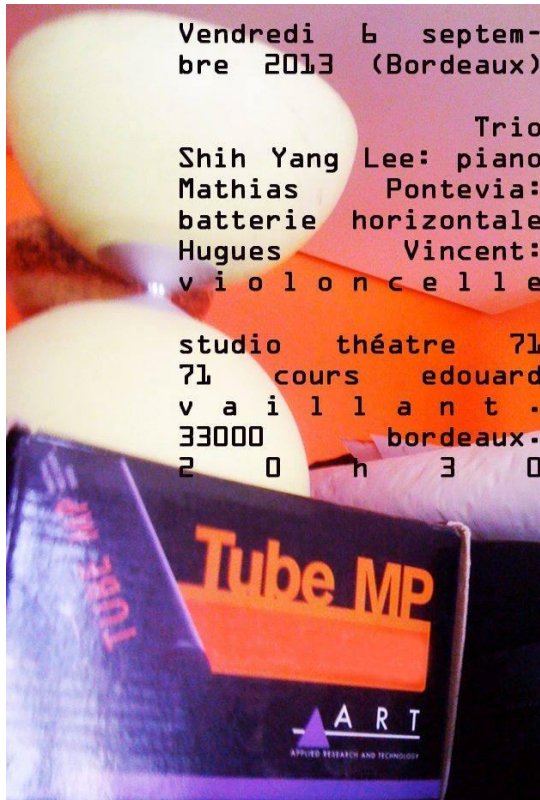
FESTIVAL METEO

le 02/09/2013 à 05:01 Emmanuel Delahaye

Un moment intrigant N'empêche : musique écrite, encore une fois. Déconcertés, plusieurs spectateurs ont préféré alors aller prendre le frais, en même temps que leur mal en patience, dans la cour extérieure du Nouma... Heureusement, reste à venir le duo belgo-taiwanais formé par les pianistes Fred Van Hove et Shih-Yang Lee. Le premier n'est pas un inconnu des fidèles de Météo, qui ont sans doute encore à l'oreille sa prestation renversante de l'été 2007, à la chapelle Saint-Jean. Shih-Yang Lee suit le même chemin, avec, dans le jeu, une façon moins déliée, moins polie, plus « brut de fonderie » que son illustre aîné. Les deux s'entendent néanmoins comme larrons en foire pour fourager au-dessus des tables d'harmonie de leurs pianos, pinçant, frottant, caressant les cordes afin d'extorquer à leurs instruments une musique redoutablement dense, linéaire, infatigable, inextinguible...

一個有趣的時刻 然而，當音樂再次被書寫。令人困惑的是一些觀眾失去耐性，選擇此時在 Nouma（演出場地）外的庭院放鬆。所幸而來的是比利時以及台灣鋼琴家的二重奏，弗雷德·範·霍夫和李世揚。前者對氣象音樂節來說並不陌生，大家仍能對他 2007 年夏季在聖約翰教堂令人驚艷的表現記憶猶新。李世揚同樣走上這條道路，於這場演出裡，面對他傑出的前輩，他的彈奏較不是那麼流動且客氣，而是更直接和坦率的表露。然而兩人運用掐、揉、撫觸琴弦激出火花和鳴，直到榨取它們形成極稠密、線性、不疲憊、不熄滅的音樂。

其它演出相關文宣選粹



歐洲重要的即興音樂據點



英國倫敦 Vortex Jazz Club



德國科隆 LOFT